

諸位同學大家吉祥，阿彌陀佛！我們昨天學習到「聖治章第九」，尤其後面講到了君子以孝治天下，他的行為也都是符合正道，隨順性德，來給百姓做榜樣，以德行來帶動百姓。我們昨天提到「君子則不然」，他的行為不違背道德禮義，他是：

【言思可道。行思可樂。德義可尊。作事可法。容止可觀。進退可度。】

我們昨天學習到了『言思可道』，所以所言要符合聖賢、佛菩薩教誨才說。這些經句我們內化之後，我們一言一行都會觀照，自己講話、做事不隨順煩惱習氣，隨順性德，經典的教誨就是性德。「行思可樂」，在這裡特別強調我們的行為，能不能讓人生歡喜心，能有這樣的考慮。當然有這樣的一個考慮，自己就有一種敏感度，防止眾生因為自己的行為生煩惱。能夠這樣一舉一動會很替人著想，設身處地，不讓眾生因自己而生煩惱。所以師長教誨我們，佛門不殺生，不只是不殺害生命，是不惱害眾生。我們假如太過自我，只考慮自己的角度、感受，沒有考慮別人，很多時候因我們的言行生煩惱，我們自己都還渾然不知，人家可能已經很痛苦了。所以不殺戒是不惱害眾生，能夠柔軟體恤他人。

『德義可尊』，「立德行義，不違正道」，贏得他人的尊敬。我們看白鹿洞書院那個綱領，這個是我們傳承四千五百年老祖宗是怎麼教導後裔的。白鹿洞書院那個綱很精闢，首先學習的內容，「父子有親，君臣有義，夫婦有別，長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」。再來學習的次第，「博學，審問，慎思，明辨，篤行」。博學、審問、慎

思、明辨是解，篤行是行，解行相應。在行的部分，老祖宗留下來三個綱，第一個立身；第二處事，處理事；第三接物，與人相處。在立身當中，那等於是自我的修身，提到「言忠信，行篤敬」，言語要忠、要信，要很真誠、忠誠；行為篤實、恭敬，就是誠敬；「懲忿」，不瞋；「窒欲」，不貪；「遷善，改過」，不愚痴。你看在立身當中，真誠恭敬，不貪、不瞋、不痴。

處理事，就一句話，「正其誼不謀其利，明其道不計其功」，你做任何的事情，最高指導原則要符合道義，不能是為了功利，都是為道義來做的。君子喻於義，道義，不是為了自己的功利，小人才喻於利。所以一個人做什麼事都是道義出發，親戚朋友會很敬佩他，這個人真講義氣。我們看到在古代這些讀書人，比方說有個讀書人他在讀書期間，突然有個朋友跟他說，我想把我的家人付託給你。人家的妻兒付託是多重的責任，他嘴上沒有答應。後來這個朋友去世了，他帶著自己的小孩去看望這個同學的遺孀還有孩子，帶了很多財物去幫助。自己也並不是很寬裕，他自己的小孩就有點不能理解，父親，我好像沒有怎麼聽說你跟這個人有多深的交情，怎麼你跑那麼遠來幫助他的家庭？他跟孩子說，他是以前讀書同學，他曾經跟我提過，要把家裡人付託給我，我嘴上並沒有答應，但是我的內心有答應，後來他們家真的困難，他也走了。所以古人對於自己內心曾經答應的事情，他就不願違背自己的信諾會去做。這是一個例子，還有一個例子我們也很熟悉的「季札掛劍」，這都是有信義之人，雖然口上沒有答應，但是心上已經許諾了。我已心許之，怎麼可以「以死倍吾心哉」，怎麼可以因為對方已經去世了，違背我當初的承諾？把劍就掛在徐國國君的墓前樹上。

所以我們看這些古人，「德義可尊」，我們聽到他們的故事，自然生起對他們的尊敬。同學們有沒有讀過《義田記》？記載范仲

淹先生的。你看提到他幫助那麼多家族、鄰里鄉黨，甚至是貧窮的讀書人。結果他死的時候根本沒有錢買棺材，還是同僚湊的，你看當那麼高的官，死的時候連棺材都買不了。所以後人很尊崇這篇《義田記》，錢公輔先生寫的。尤其那一句「唯以」，就范公唯一留給子孫什麼？「施貧活族之義」。布施給貧窮的人，把整個家族照顧得很好，祖宗在天之靈很安慰。他這時候一發達了，給自己的孩子講，我今天發達，那是祖宗之德。讀書人明理，「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」。現在的人不懂這個道理，都是自己覺得自己很厲害、很驕傲，不知道這都有祖先的福蔭。所以他「施貧活族之義」留給他的後代，遺其子。所以這一篇叫《義田記》，范公那時候買的義田一千畝，後來子孫發揚光大，到清朝有四千畝。所以這些風範都是德義可尊。

『作事可法』，他在做事的過程，他的心境，包含他做事的原理原則，這些都值得我們可以效法。值得他人取法，那代表他做任何事不是任性而為，行中都有法。都有像我們昨天提到了君子有四儀，做任何事情，他的考慮都符合仁、義、忠、信的原則。我們再看這個句子的時候，也可以反觀自己。比方說今天你的長輩，可能把堂弟、堂妹、表弟、表妹交給你一個月，他們就跟著你一個月，你好好帶他們。諸位同學，你肯不肯帶？想一想自己能給他什麼東西，他能不能從我們一言一行、從我們做每一件事、從我們的容止可觀、從我們的容貌、從我們的應對進退，這些弟弟妹妹都得到啟發，甚至受自己感動。所以不是你當了官才是從事教化工作，現在我們一言一行符合經教，就是在為人演說。所以傳統文化都是當下可以達到明明德、親民、止於至善。今天剛好有弟弟妹妹跟著你，這是個緣分，隨緣妙用，隨這個緣；那個緣遇到了，我當姐姐、當哥哥要有責任，我得收斂收斂，弟弟妹妹看著，不能這麼隨順我的

習慣，你自己的受用明明德，就在這個緣上。你有這種責任心，你可能在這個緣當中，自己的言行就有很大的提升，對自己弟弟妹妹就起到帶頭作用。

昨天跟大家有談到我們做事，應該建立哪些思想觀念？我們有沒有重視怎麼做人、怎麼做事？比方說提到這個「作事可法」，隨著我學習的經教，哪一些跟做事有關的，我把它整理起來，常常提醒我自己，這樣我在真正辦事的時候，這些教誨就可以用上了。比方我們剛剛說到的隨緣妙用，這就是一個做事的原則，我隨這個緣，我做這件事的目的提升自己，然後護念相關的人，這就是做事的目的。假如今天我們做事了，自己脾氣大，別人跟我們共事也搞得不愉快，這個就違背大學之道了。做事的目的是什麼？藉由這個事，藉由這個緣，自己提升，相關的人跟著提升，這個才妙，妙在自利利他上。

舉個例子，當然我也做得不好，舉個小例子。昨天有個同修，他對我挺關心的，可能看我好像比較瘦，他就給我打植物奶，他還去買organic（有機的）小米這些原料。結果喝一下，喝起來怎麼味道怪怪的，有蟑螂的味道。我就請他過來，我說你有沒有喝喝看？他也跟著喝了一口，真的有效果。我說你去把你打的這些原料拿來我看看，拿過來，真的，小米那一包真有效果。他說我一打開就打了，那代表這一包的問題；他假如說這一包已經開了好幾天，他沒有關好，那另當別論，他是一打開就打了，那顯然是這個公司產品有問題。你遇到這個境界怎麼做？假如你生煩惱了，你怎麼拿這東西給我吃，你跟他都生煩惱。但是這也是個緣分，我說這個沒關係，你要打電話給這家公司，為什麼？可能它同期生產的都有這個問題。所以你打電話提醒他，說不定他重視起來，他會回收這些產品，不然很多人吃壞肚子怎麼樣？我昨天肚子確實有點小反應，今天

沒事了，昨天有我一直念佛，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，這可不能吃壞肚子，現在《孝經》的課這麼密集，可不能有什麼閃失。

我們在這個事當中，首先自己不要被事生煩惱，再來你也不能只考慮自己：怎麼這樣，丟了！你只想自己而已。想到可能相關的人，我也藉這個事情提醒這位同修。我們不能只考慮自己，考慮這件事相關的人，這要變成一種習慣。所以師長常常說放下自私自利，自私自利在哪裡放下？在發生的每件事裡面。是吧？今天假如我們只顧自己的感受，吃到這個，可能就責怪這位同修了。人家這麼盡心盡力，還買有機的來，這不能怪他，你要體會到人家的心，你不能著在這個事相上，著相就會生煩惱。我們假如清楚這個做事的原理原則，我做每件事是為了明明德、親民，你做事就會很冷靜。你不忘這個做事的目的、初心，你就不會做著做著自己陷到事裡面去了，發脾氣，跟人對立，不會了，不幹這種傻事；也不會在做事當中不顧及別人，因為你是要藉這個緣成就、護念別人。所以這一句「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於至善」，很重要，要在道中，不能在煩惱當中。當我們在做事過程當中，都是在練這一顆心，要把得失心放下，這是做事的一個觀照，「豈能盡如人意，但求無愧我心」！

夏蓮居老居士有一段法語很精彩，你在處理事的時候，要提起這一段教誨。夏老說的，「處事時，廓然而大公」，你在做事當中，讓自己愈來愈為大局著想，大公無私。「物來而順應」，你練這個隨順因緣。「事已過勿留滯」，這個事已經過去了，不要耿耿於懷，放在心上。「事未至勿將迎」，這個事還沒有來，你不要在那裡瞎操心，要用心如鏡，境來不拒，境去不留。在做事當中修行，「坦坦蕩蕩，鑑空衡平」，這就是用第一念，用真心處理事。「若計較人我」，做事的時候人我是非都起來了，跟人對立，「瞻顧得

失」，得失心在裡面。你看古人指導得好細，你主這一件事，要置身於利害之外，就是你負責這個事，但是你要跳出得失心。建言者，你給人家建議事情，要置身於利害之中，這樣你的建議才會貼切，不然站著說話不腰疼，講得很簡單，都不知道人家的難處。你看，建言者要置身於利害之中，所以不能計較人我，不能瞻顧得失。不能「激於義氣」，不能義氣用事。不能「牽於感情」，也不能感情用事。所以只有練心法，沒有練事法，做事當中就是歷事練自己的真心。所以這一句「只有練心法，沒有練事法」，這又是一個很重要的精神。怎樣練心？就是自己的心上常常不要放事，你無一事，就好像你用心如鏡，你心裡放空了。放空了，無一事，叫做「應無所住」，然後事情來了你就去應，你是很清淨的心去應它，平常心去應它，叫「而生其心」。我們心上很難沒有事，常常心上我最討厭怎樣，你心上有個事；我最不喜歡怎樣，你心上有個事；甚至於你跟人家溝通，我最怕起衝突，你還有個怕，你最怕起衝突不是壞事，可是你跟人家講話就有點爛好人。所以大要只是胸中無一事，「乃能事事」，你就能去應每一件事，因為你應無所住了，所以應無所住不容易。

《大學》裡面講，「身有所忿懣，則不得其正」，你只要還有點情緒去處理事，不會處理得當。「有所恐懼，則不得其正」，哪怕你那個恐懼不是很大，但心還是偏了。「有所好樂，則不得其正；有所憂患，則不得其正」，你看去處理事，還沒處理，就擔心會不會處理不好？你心上有事了。所以做事都是在練自己的心，一有這些忿懣、憂患、恐懼、好樂，趕快「阿彌陀佛」，心上不裝這些心念，裝阿彌陀佛。所以念佛叫「暗合道妙，巧入無生」，為什麼？因為你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，沒有妄念進來，叫應無所住，那你又一聲接一聲，叫而生其心，這叫巧入無生。沒有任何妄念，叫應

無所住；你又一聲接一聲，而生其心，你看《金剛經》的境界，老實念佛能入。不然你要入《金剛經》的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，要放下執著、放下分別，還要放下起心動念。放下執著沒有那麼容易，見思煩惱，佛說的，你要把見思煩惱斷掉，像在瞬間把四十里的瀑布截斷，人幾乎做不了了，可是你看你老實念佛，能入這個無生的境界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。所以這是佛法的妙法，你假如專注念五分鐘阿彌陀佛，沒有一個妄念，你就做了五分鐘的法身大士，當然要繼續保持比較好。所以我們不是為了做事而做事，會陷到事裡面去；為了修行而做事情，為了自利利他做事，為了提升自己的境界而做事情，那都是在練這一顆心。

比方《格言別錄》裡面說「臨事需替別人想」，你在做事的時候，都要替別人考慮；「論人先將自己想」，我們要論這個人有什麼習氣，我們自己要先想想自己有沒有？自己都有，還講別人，這個是不妥。「無諸己而後非諸人」，自己不做得怎麼的，沒有資格講別人，講了，人家不服氣，適得其反。包含做事有沒有養成一個習慣，「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」，做任何事、處理任何事都考慮要從根本下手，不然我們處理事很可能都是枝枝末末。什麼是根本？經典裡面常常講德是根本、心是根本、孝道是根本、修身是根本。你說幾個治理一方的官員他會常常考慮到修身為本？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為本」，他不回到這個點上，他真的要把手處理好，很難。人不回到修身為本，他就很容易在很多事當中去指責別人，常常指責別人，人和就沒了；愈沒人和，他不覺得是自己的問題，愈指責別人，到最後眾叛親離都有可能。包含你面對事情要冷靜、要鎮定，你一急躁，自顧不暇，你一急起來，顧你自己都顧不好，你還能去處理事情？所以自顧不暇，焉能治世？你怎麼還去處理事？

你看古人留下來以靜制動，以沉制浮，要沉著，別人很浮躁、很急躁過來了，你不只沒有被他轉，你還慢慢來、慢慢來，別著急。以緩制急，以寬制褊，人家心量很小，氣急敗壞，你很能包容，把他化掉。我們也不舉太多了，比方說你辦事，你要考慮到名正言順，這樣你處理事，人家才服氣。包含你做事，《論語》裡面指導的「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」，「君子思不出其位」，你各有自己的本分職責，你不要搶人家的工作。哪怕對方可能有需要幫忙，我們也是很尊重他，跟他溝通，他願意我們來協助他，要分工不分家。這些義理是圓融的，不是死板的。包含做事，剛剛跟大家有提到那一句，「正其誼不謀其利，明其道不計其功」，就是一個道義。而這個義字，師長開解，就是你做事合情、合理、合法，都能顧及到。所以人隨著事情的鍛鍊，他變得考慮周到仔細，情理法都能兼顧。好，這個句子我就不舉太多，因為剛好自己有曾經就對人、對事、對物，有哪些相關的經教指導，比方說對人，應該愛敬存心，應該心存忠恕，就把它記下來；對事，有哪些句子，自己常常看，常常提醒。這些句子我就不舉太多了。

其實這六條要落實，不簡單！比方說「言思可道」，成德好像曾經有一個專題叫「言語的修養」，那是六個小時，專門講言語的，大家以後有空可以做參考。康熙皇帝有講過三句話，「講論得之最速」，你聽人家講課，因為他講一堂課，比方說兩個小時，他最起碼他要準備十個小時，但是你專注聽這兩個小時，你就把它吸收了。講論得之最速，「思慮得之最深」，你聽了這些好的教誨，你要去思惟，拉回自身，你體會得就深。「力行得之最實」，這些道理，理有頓悟，事要漸修，你得把這些領悟的道理都是解，你要去行，解行相應，你得到的收穫會非常扎實。所以多向人家有下過功夫的人學習，就像我們邀請到的這些老師，他們在所負責的比方說



《易經》、《道德經》，那都下幾十年的功夫，這麼好的機會向這個老師學習，多難得。不只學習，你能夠先做預習，在課程當中多請教問題，你把老師幾十年的功力給問出來。所以善問也是很重要，善問，善請教。

我們看下一句，『容止可觀』。「容止威儀也」，自己的威儀符合規矩，所以君子儀容、舉止莊重，有威儀、有威嚴。這個「觀」，可以向他們觀摩、學習，這樣的行為讓人家很敬仰，很願意親近。所以在《論語》當中有提到「君子有三變」，這是子夏說的。這個「君子」應該指的是孔子，君子有三變，就是孔子給他的感受、給他的觀感，有三種變化。「望之儼然」，遠遠看著老師很莊嚴，很有威儀；「即之也溫」，靠近老師覺得非常溫和，很舒服；「聽其言也厲」，聽老師講話，老師義正辭嚴，聽了自己很自然生起正氣。看起來是三種變化，事實上都是君子他的德行自然流露出來，讓人產生的感受，這個是「容止可觀」。

在《格言別錄》當中有提到，這一句講得很好，古人很會歸納總結人生的智慧。《格言》裡面說心術，一個人的「心術以光明篤實為第一」，要坦蕩光明，要篤實，不能虛偽，不能搞虛假。「容貌以正大老成為第一」，這些都總結得非常好，你看容貌正大老成，你正大光明、很真誠，表現在容貌上自然非常端正大方、老成持重，令人感受也很親切、融洽。你沒有守住正大老成，心有點偏，這個容貌讓人感覺起來不舒服。比方說有一點諂媚討好，我們這些習氣或多或少有，都要從自己心源隱微處觀照得很深，把這些東西挖出來放下。不然「勿諂富，勿驕貧」也不容易，我們內心裡面沒有這種功利，才做得出來。所以諂媚討好的態度，就透出內心不實在，有貪求。這種諂媚討好，其實就讓人家感覺這個心是有所求，這個人也忐忑不安。也不能容貌是輕浮放蕩，這樣的舉止讓人家輕

視，人家沒有辦法信任。或者我們的容貌展現是很羞澀、很局促，我們說沒見過場面，很放不開，那就顯得動作很僵硬呆板，人家也不好跟我們太深入的交流。這些也都是在我們跟人相處當中，自己也要反思、觀照到的。

下一句是『進退可度』。「進退」，註解裡面講「動靜也」，就是應對進退「不越禮法，則可度也」，君子的應對進退合乎規矩與法度。古人很注重這一點，在年齡輕的時候就要鍛鍊灑掃應對進退，比方「將入門，問孰存；將上堂，聲必揚」，這個都是一種進退的分寸，「長呼人，即代叫；人不在，己即到」。你在家庭的這種應對當中很懂得分寸，不然人家交代你個事，最後人不見了，還讓人家等半天，這個都是不懂得進退。師長常說你面對境界要清楚，比方你今天跟爸爸出去，或者跟老師出去，跟單位領導出去，自己都要會應對進退。你今天跟父親出去，都是你在講話，這個分寸就不對了。跟父親出去，他是主角、你是配角，假如你們去見親戚，都是你在講話，你爸爸晾在一邊，人家看了覺得這孩子不懂事。包含我都曾經遇過一個企業家，現在年輕人太不懂事了，讓他們跟我一起去接待客人，客戶一起去吃飯，幫我一起招呼、照料，但是這年輕人不是，菜上來了，轉去自己去那邊先吃了。菜上來，要招呼客人，要給客戶先吃，你看這些都不懂，應對進退失了分寸。這樣的情況，你說以後領導還敢帶這樣的人出去嗎？都是隨自己的性情，不是隨規矩法度。

《論語》當中也有很多應對進退，有個是孔子面對一個賢者底下的人，就問說「夫子不言、不笑、不取乎？」這個賢者他底下的人應對得很適當，他說「以告者過也」，你聽到的這個有點過了，我們家的夫子「時然後言，人不厭其言」。孔子問他，你們家主子是不是不講話，不言、不笑、不取？「以告者過也」，我們家夫子

是「時然後言」，時機到了他會講，「人不厭其言」；「樂然後笑，人不厭其笑」；「義然後取」，符合義的他才取，「人不厭其取」。你看，他應對得很好。他離開的時候，孔子說「其然，豈其然乎」，這個人代表他自己的主人出來，應對得挺恰當、挺得體的。下一句經文：

【以臨其民。是以其民畏而愛之。則而象之。】

就是君子行此六事來領導人民，『是以其民畏而愛之，則而象之』。你「臨撫其人」，就這樣去領導、安撫人民，那底下的人「畏其威，愛其德」，對你很敬畏，但是也很愛戴。然後皆「放象於君」，他們對你的敬畏、愛戴，進一步會效法你、學習你，所以：

【故能成其德教。而行其政令。】

因為上位的人都以身作責，「正身以率下」，下的人就「順上而法之」。因為「君子之德風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風必偃」，這個偃就是老百姓很願意跟從、遵守。「則德教成，政令行」，所以他自身的德行，能夠化育他的子民，然後他所推行的這些政令也都能很順利。孔子講完這一段話之後，引了《詩經》來印證，君子這六種德行所產生的一種教化的效果。

【詩云。淑人君子。其儀不忒。】

這一句是《詩經·曹風·鴉鳴篇》的句子。這個「淑」是善的意思，這個「忒」是差，差別的差，意思就是善良賢能的君子他『其儀不忒』，他的儀容風範沒有差錯，沒有瑕疵，是人民學習效法的典範。在成德自己生命過程，比方說念著這幾句，很自然就想到師父上人，他老人家真的是「言思可道，行思可樂，德義可尊，作事可法，容止可觀，進退可度」。我們看老人家怎麼接待客人，裡面都有很多學問，很多學處。老人家接待他人、面對弟子，從來都是溫和，都是恭敬，還有溫良恭儉讓的展現，從來我們沒有看到老

人家有情緒波動，所以自自然然我們當學生的「畏而愛之」，願意「則而象之」。

宏琳法師很用心，他編了幾部書，第一，《若要佛法興，唯有僧讚僧》。那是真的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挺身而出，覺得這一部會集本這麼好，黃念老又註解，師長又弘揚，這麼難得，招來這麼多毀謗批評，你看他站出來編了這部書。甚至於這部書前面照片，是海賢老法師拿著這一部書，為這一部書做證明。所以我們學傳統文化不能學成鄉愿，大是大非面前要站出來說話。他又編《九十年譜》，老和尚說，好多事他都忘了，居然這本書裡面都有。很用心，自己甚至派人到台灣，到老人家走過的地方深入了解，搜尋資料。這部書給我們弘法的人很大的信心，很大的護念。因為老人家走通了，走了一輩子，成就這麼高，我們肯好好效法，我們弘法利生絕對關關難過關關過，老人家的難比我們多多了。第三，他又編了《老和尚的身教》，透過所有弟子們回想老人家的德行風範。我們好好學習這一部書，就可以看到老人家如何把儒釋道的教誨，真的落實在這些生活、工作、處事待人接物的點點滴滴。我們深入學習了，就知道從哪些細節去效法師長，也能體會這一句「淑人君子，其儀不忒」。成德這些年有一些機會親近老人家，真的老人家所有的出發點都是仁愛慈悲，都是性德流露，其儀不忒是真的。

我們接著看「紀孝行章第十」，這是記錄孝子的行為。這一章裡面也強調，孝子的行為有五項當行，有三項行為是不能做的。我們來看一下經文，「紀孝行章第十」：

【子曰。孝子之事親也。居則致其敬。養則致其樂。病則致其憂。喪則致其哀。祭則致其嚴。五者備矣。然後能事親。】

提到了孝順的子女他們侍奉父母親，首先這個『居』就是平常居家，「必盡其敬」，一定盡力做到恭敬，以恭敬的態度侍奉雙親

。我們想到師長，他在有一次新加坡祭祖，曾經有提到《弟子規》前四句，其實這個就是恭敬的落實，因為這四句都是跟父母的相處。首先提到了「父母呼，應無緩」，我們真有恭敬，父母一呼喚，我們馬上立刻就答應，不會慢吞吞的。看起來只是個小事，但是都是從這些小事當中培養出對父母的恭敬。假如一個人，父母呼喚他，他都拖拖拉拉的，那他就缺乏恭敬心，甚至都是很懈怠、散漫的態度來對父母。《弟子規》裡面很多句子，都是落實『居則致其敬』。你看第二句「父母命，行勿懶」，你真正恭敬父母，父母交代的事情認真去做，不會推卸、不會拖延。這個態度內化了，對別人交代的事也是同樣認真對待。再來「父母教，須敬聽」，父母的教導要恭敬聆聽，能這麼做的人，對於老師的教導、上級的指正、朋友的勸諫，他才能虛心聆聽。說實在的，他虛心聆聽，他受益最大，父母教他都不聽，那以後誰教他能聽？「父母責」，對父母的責備，「須順承」。順，接受；承，要改，不能讓父母白教訓，不能讓父母白處罰，而且父母責，不能強詞奪理，不能一言九頂。

我們看到這個「父母教，須敬聽；父母責，須順承」，我們舉一位孝子的行為，來體會一下他對母親的恭敬。元朝有一位讀書人叫蕭道壽，他的母親八十歲，他侍奉母親非常盡心盡力，而且應對都很恭敬。每天早上，他會到母親的門口等候母親起床，很恭敬侍奉，然後母親起來了，夫妻親自幫母親盥洗梳頭。你看他這個恭敬都落實在侍奉的這些細節。三餐吃飯，母親吃，他接著才吃。晚上，一定侍奉母親先睡了，然後自己才睡。有時候母親生氣了要罰他，蕭道壽就「父母教，須敬聽；父母責，須順承」，要責罰他，他自己把棍子拿出來，家法拿出來，然後自己趴在地上接受懲罰。他母親處罰完打完了，母親說起來他才起來，然後他起來深深給母親禮拜，謝謝母親教導，然後謝罪，剛剛我那個行為太錯誤了。接著

站在母親旁邊，看著母親臉色歡喜了，為什麼？孩子很受教，孺子可教也。母親臉色比較滿意了，他才離開。所以很恭敬母親，而且自己在犯錯的時候，也是覺得自己太不應該，一來反省、懺悔自己，二來也體會母親在教育我，這不能讓母親白教育了，他的心念都時時能顧及到母親的感受。所以，「居則致其敬」，這是很好的表法。

我們接著看孝子的行為，第二『養則致其樂』，註解裡講「就養能致其懽」，就是在侍奉過程，讓父母很歡喜。我們想到曾子奉侍他的父親，而且是養父親之志，很能體會父親的心。像他侍奉父親，每一次吃飯必有酒肉，他盡全力奉養父親。然後吃完要把菜撤掉，一定問父親剩下來這些酒肉有沒有要送給誰，就是都很尊重父親的心意。我們說能致其歡心，都要順父親的心意，父親當然很高興，這個孩子真能體恤我的心。也包含很可能父母都還沒有開口，你能體會到他的需要，比方你能體會到他可能在擔心哪個孩子、哪個孫子，你自己主動就去照顧，去給他安排好，然後跟父母講，別擔心，我有去處理了。當下父母會怎麼樣？有這個孩子真好，我都沒開口，他都能體會到我的心意了。

「養則致其樂」，我們想到老萊子「老萊斑衣」。老萊子是楚國人，非常孝順，他奉養父母，因為他自己也七十歲，他也是老人了，父母大他一輩。所以他在奉養雙親的時候，因為老人腸胃功能沒那麼好，味覺沒有那麼敏銳，所以他都會考慮到比較甘甜的、比較軟的、容易咬的，這個都是體恤備至。我們也聽過，比方說我們當兒女買東西回家，買什麼？買一些很硬的東西堅果類這些，父母有時候忍不住，你買回來都是你自己喜歡吃的，都不是考慮我們。你看，這個跟老萊子境界差很多。老人畢竟他的身體，這些功能都比較弱了，飲食對老人家三個原則。暖，要吃熱的，涼的傷脾胃。

當然年輕也不要仗著自己年輕，悠著點，這樣弘法可以久一點，可以活到一百歲。禮敬也要對身體髮膚，不能在飲食生活當中損害身體，所以不要吃涼的東西。暖、軟，比較軟，好咬的。還有緩，這個音都滿相近的，緩就是吃飯的氛圍不要給老人壓力。陪著老人家吃飯，大家吃完了，碗筷都擺好了，盯著他看，你看這老人吃得挺有壓力的。所以夠體恤的話，端著碗慢慢吃，陪著老人家吃，就不會有壓力，不會著急了，所以不能趕老人吃飯。

老萊子七十歲了，他言不稱老，就是他的言語不會去提老這個字，他提老，他的父母不是更老嗎？你看他言語都會顧及父母的感受。大家想像一下，我們當兒子，我老了；爸爸媽媽一聽，那我是不是更老了？人常常想我挺老的，心情不好。老萊子能體會老人的心情，所以他穿著五彩斑斕的衣服，小朋友穿的衣服，然後在父母面前唱歌跳舞，像小孩一樣在那裡玩小雞，就像小朋友在玩耍一樣，就讓父母看著高興。聽說是大笑一聲延壽三年，所以心情愉快對身體很好。他還曾經挑著兩桶水上了堂，假裝跌倒，水都翻了，然後自己就像小孩一樣在那裡哭，逗得父母哈哈大笑。這些故事在《德育課本》當中記載得很詳細，而且尤其這個《德育課本》後面，都有民國時期特別有學問的這些讀書人針對這些故事做了一些評語。像老萊子這一篇，是李文耕他也是個居士，他說「恆言不稱老」，這是《禮記》當中的教誨。在父母面前不能稱老，源自體貼入微，子女的心很體諒父母。老萊子斑衣、玩弄小雞這些，讓父母忘了老，這是發揮到極致。所以假如有一個孝子，能融合老萊子，融合大舜，舜是孺慕自己的父母，父母怎麼對他，他還是這麼愛慕他的父母；還有參之養志，曾參隨時體恤父親的心意，假如這三個人把他合成一個人，這個真愛流溢處，令人神往不盡。那合成一個人，他一舉一動都是孝心性德流露，我們看了倍受感動。我曾經聽一個同

仁他剛好有機會跟王希海老師見面，他說站在他的旁邊都覺得心很安寧，就是這個孝子的磁場確實能夠感染人。人盡了孝，心很安，對得起良心，身心特別的安定。這是養則至其樂。

『病則致其憂』，父母生病了，要關心父母的病情，當然也是很擔憂，趕快去想盡方法讓父母的病情能夠減輕。所以註解這邊講到「色不滿容，行不正履」，就是孝子時時在考慮父母的病情，臉上都是會擔憂，走路也走不穩，行不正履。我們想到的是王季生病了，文王在照顧自己的父親，就是看父親病情有沒有好轉。吃得少了，他就很憂慮，「色不滿容」，走路不穩，「行不正履」。在台灣也有報導一些孝子的事例，確實是「病則致其憂」。台灣有一個女士叫高彩雲，她已經八十一歲了，可是她侍奉她一百多歲的養母。她自己都有骨質疏鬆的毛病，身體狀況也不是很好，但是照顧養母她是無微不至。雖然經濟也很不好，靠著低收入戶補助微薄的收入在過日子，但是這一對母女這種親情互動，讓接觸的人都非常感動，滿滿的親情之愛。這個老人也因為行動比較不方便，常常是躺在躺椅、床上，但只要她察覺養母不舒服、喊痛，不管是白天或者半夜，她都會馬上起床。八十一歲的人，為養母擦藥、搓背、按摩，按一按比較不疼了，只要能夠減輕養母的疼痛，她再怎麼辛苦都願意。這個是台灣的一個例子。

另外還有一個例子，張慶雲他陪伴他的老父親。張慶雲他從小喪母，十八歲他到軍中服務，表現很優異，深獲部隊肯定，有很好的晉升機會，但是他放棄了。因為他父親年齡很大，他很珍惜可以侍奉父親的機會，所以他四十一歲就退伍了，陪伴自己的老父親。他老父親後來記憶力、生活自理能力衰退了，他為了避免父親發生意外，以及可以隨時注意到突發狀況，他就在家裡內外把環境改善成無障礙空間，比方牆壁、櫥櫃、門窗都安置扶手，就考慮得很細



致。還結合資訊科技，三度空間創新方式來照顧父親。他這個三度空間，就是除了自己去觀察父親的需求之外，在父親可能活動的範圍之內，他都裝了觀測系統，還有感應器，隨時了解父親的動靜。所以人有這個孝心，他考慮得很細，而且他會不辭勞苦，因為做這些事都要花時間精力的，只要父親安全，或者父親能歡喜，能及時滿足父親的需要，這個就是他最高興的事情。比方說下床處，他父親一下床，感應器就響了，他知道父親起床了；廚房的感應器一叫，父親走到廚房去想吃東西了；客廳的門口感應器有反應了，父親想要到門外散步。只要家裡面任何感應器作響了，他就立刻放下手邊工作，陪在老父親身邊照顧，都滿老人家的心願。而且他還常常會唱童歌，玩手指、腳趾運動，或者打手掌遊戲，然後算加法跟父親比快，來防止父親腦力退化。所以這都是「養則致其樂」，怕父親的身體退化，這個也是「病則致其憂」，設想得很周到。

另外還有一個例子，他的母親失智了，他都五十多歲了，一個黃先生，他台北有很優渥的工作收入，但是他回鄉下照顧自己老母親。他們都是重義，做我該做的事情，不做我良心不安，重義就輕利，錢他不放在心上。他因為老母親失智了，為母親洗澡換衣，晚上都睡在她旁邊，一旦有些動靜就去扶母親上廁所，一晚有時候都起來三、四次，隔天他還要下田工作。雖然身體累，但心裡踏實，甘之如飴，從來不喊累。他跟母親相處，有一天他母親看到他，就笑得合不攏嘴，然後就拉著他的手，你以後不要那麼辛苦出去耕種了，我自己會賺錢。因為他老母親在家裡面撿到五十塊硬幣，所以很高興。結果從那一天之後，這個黃先生清晨要出去種田以前，他就會丟好幾個硬幣在母親的床邊、客廳。然後每天回來，就看到他母親靠著門很高興，你看，我今天又撿到錢。你看他照顧自己失智的老母親生活，非常體恤，而且為了讓母親高興，都能藉由這些事

情產生這些靈感、做法。我們看到古代的孝子，包含現在的孝子，真的是心中只有父母，忘了自己的身體，忘了自己這些身外之物，忘了自己的辛苦。

我們看下一句，『喪則致其哀』。父母去世了，守喪，這裡有提到「擗踊哭泣，盡其哀情」，「闕」是捶胸，因為子欲養而親不待，「踊」是頓足。一個人情感難受到極點，往往就是父母離去，這個也要適當的抒發。當然對於我們已經聞佛法的，我們知道人沒有死，而且人最後一口氣之後八到十二個小時，神識會離開，死生事大，這個最後的念頭會帶他到下一生去，所以我們就要護好父母臨終的狀態。所以佛法難聞，這是很大的福報，得人身聞佛法，我們就要護念好父母，能夠護到他往生極樂世界這就很圓滿，「父母離塵垢，子道方成就」。

談到「喪則致其哀」，在二十四孝當中我們有想到「蔡順拾桑」，這個是親所好，都是把好的留給母親吃。而另外一件事，是剛好蔡順母親去世還沒有入葬，結果他的鄉裡有火災了，以前的房子是木頭做的，火勢也是很快就燒到他們家，逼近他們家。喪母之痛，他就抱著棺材號哭，這是至孝的流露，不忍心看自己的母親大體被火燒，他身體護著，結果大火就跳過他們家。這些事例，「孝悌之至，通於神明，光於四海」，確實是通於神明。他面對這麼危急的狀況，他的天性激發出來，這種至誠感神，這個火也有火神，所以能感通這些神靈。一般說是奇蹟出現，其實都是至誠的心能產生的感應。包含我們也熟悉的這個感應，「董永賣身」。他父親去世了，沒有錢安葬，這個對孝子來講太難受了，所以賣身來安葬自己的父親。賣了身要去還這個債，結果他要去的途中就遇到一個婦女，就說願意當他的妻子，就一起去到東家。東家就命令他要織這三百匹的布才能回家，結果他一個月就完成了，這個東家也是很驚奇

，讓他回去了。結果這個董永要回家，經過一棵槐樹，其實就是當初遇到這一位婦女的地方，這個婦女就要跟他辭行了，說我是天上的織女，天帝被你的孝心感動，派我下來相助，現在債已經都還完了，說完她就凌空而去。所以孝子跟天界都能夠感通。這是談到「喪則致其哀」，我們也有聯想到這些例子。

『祭則致其嚴』，這個是祭祀。「齋戒沐浴」，讓身心清淨，這個是對祭祀父母或者祭祀祖宗的恭敬；「明發不寐」，明就是太陽出來，等於是通宵沒有睡，很恭敬。祭祀，要以恭敬嚴肅的態度來祭奠，來上供，表達對父母的追思、感念。漢朝丁蘭，河南人，他父母很早就去世了，他很懷念父母，「事死者，如事生」，他就找到木頭，將父母的形像都刻得栩栩如生，每天都禮拜父母。後來有一天，有一個張叔的人來他們家借東西，他不在。他的妻子看人家借東西，就在自己公公婆婆這個雕像前，等於是占卜，看借不借？卜下來，不借。結果這個張叔喝了酒，他就不理智，看不借他就生氣了，結果就罵丁蘭父母的雕像，甚至於還動手去打。後來丁蘭回來了，就看到父母的像，覺得怎麼父母的臉色不好看，後來知道是張叔有打他父母的像，他很生氣就去追打張叔。結果可能就造成紛爭，當地的官員就要把丁蘭抓起來，結果這個木像就流淚了。當地的父母官了解這個情況，就覺得丁蘭的孝通神明，把這個事例還上奏皇帝。皇帝覺得這很不可思議，還下詔把他的事情要畫出來。這個故事，就讓我們感覺丁蘭思念自己的父母很深，怎麼減少這個思念？就把父母的像刻出來，那種思慕之誠，連木頭都通神明，所以他這種孝感通。而且當他知道自己父母的木像被打，你看他太生氣了，去打這個張叔，就是他的狀態只知道有父母，什麼顧不上了，也顧不上打人可能是犯法的。這個是出於孝心，當地父母官也是嘉許他的孝，所以古代以孝治天下，這個不是很死板的，只是執法

而已，情理法考慮在內了。尤其這樣的行為那是至孝的流露，不只沒有處罰，嘉許他，以這樣的孝行來帶動所有人民的孝心、孝行。

這五件事，『五者備矣，然後能事親』。註解裡面有提「五者闕一，則未為能」，這五件事有一件沒做到位，就不能算是能很好的侍奉父母。所以五件事能夠做到，才稱得上是能夠很好的侍奉父母的孝子。這個是五件應該做的事情。再來三件是不能做的事情，我們看經文提的：

【事親者居上不驕。為下不亂。在醜不爭。居上而驕則亡。為下而亂則刑。在醜而爭則兵。三者不除。雖日用三牲之養。猶為不孝也。】

『事親者居上不驕』，我們前面有提到「蒞官不敬，非孝也」，你當了官應該莊重恭敬以臨下，很好的來帶領百姓，照顧好百姓，就是居上位「居上不驕」，不能自大傲慢。『為下不亂』，處在下位要恭敬謹慎來事奉上級，這樣就不會違法亂紀。『在醜不爭』，這個「醜」可以指同類，這裡註解講，「醜，眾也」，就群眾，「爭，競也。當和順以從眾」，就是要和順待人，在群眾中不與人爭奪、鬥爭。這個醜，再延伸，可以是講同學或者同事之間不爭。

我們看接下來提到『居上而驕則亡』，居在上位而放縱自己，恣意驕縱，必定招致禍患和敗亡。就像唐太宗教誡自己的孩子，「君者舟也，民者水也，水可載舟，亦可覆舟」，你不善待百姓，那你逼得百姓日子過不下去，他當然要推翻你，必招致禍患和敗亡。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，他的母親也很了不起，趙匡胤是杯酒釋兵權，登了帝位。結果他登帝位，大家都在恭賀皇帝，只有他的母親臉色很凝重，一點笑意都沒有。這些文武百官很驚訝，說太后你的兒子登了帝位，你怎麼反而臉色這麼凝重。看他的母親在這個時機點上，沒有被富貴沖昏了頭，很冷靜。當了皇帝，不一定值得高興，

你不認真做，要被百姓給推翻。你看，在這個時機點上，太后這樣的態度，這個對趙匡胤，相信是終身難忘的一個警誡。

所以人生有很多重要的一些節點，父母或者長輩都能掌握住，對孩子、對晚輩可能終身受用。哪些節點？比方孩子要去念大學，慎於始，要好好學習，真學到本事，才能真正利益社會、服務他人；你不提醒，到時候他跑去大學吃喝玩樂就麻煩了。包含「教兒嬰孩，教婦初來」，媳婦剛進門這個節點，當然也是要以身教來教他，不是苛刻要求他，身教、言教。孩子第一份工作，這也是一個節點。就好像我們要從事教育工作，長輩提醒我們，人家孩子教給你，責任重大，你要用心教。長輩沒有抓住這個機會點，你教書不錯、收入不錯，不只沒有提醒那個最重要的職責所在，反而還誤導晚輩都是在想收入而已，那不行的。

我們看接下講到『為下而亂則刑』，居在下位，違法亂紀必定觸犯刑法，受到制裁。『在醜而爭則兵』，在群眾當中，或者在同事當中，如果逞強鬥狠，不免造成干戈，甚至是鬥毆，這個「兵」就是產生衝突。如果以上這三項無法戒除，『三者不除』，縱使每天，『雖日用三牲之養』，每天用牛羊豬三牲，這些山珍海味來奉養父母，『猶為不孝也』，那仍然是不孝的人。因為三牲之養只是口福之養，養父母不只要養身，還要養心，還要養父母之志，養父母之慧。父母的希望，我們「親所好，力為具」，包含我們後面有「諫諍章第十五」，父母有過的時候要及時勸。「事父母幾諫」，有一點過失苗頭才出來就要勸了，不能促成大錯了才勸，這都是養父母之慧。

所以傳統文化沒有愚孝，看《孝經》就展現出來了，所以不能亂批評，這些批評的都沒有讀過經。《弟子規》也沒有愚孝，「親有過，諫使更；怡吾色，柔吾聲」。剛剛這三件事情，我們假如沒

有戒除掉，父母每天提心吊膽，你給他吃得再好有什麼用，消化不了，每天要操心我們會不會發生什麼事。像東漢末年，大家比較熟悉的董卓亂政，他也算滿高位的，但是他居上而驕。他對於天子來講、對於皇帝來講，他是為下，可是他作亂，當然應該他也發動不少戰爭，在醜而爭則兵，這些統統都犯了。最後，我相信他家裡吃的東西都很好，還是不孝，甚至禍延父母，後來被判誅九族，他老母親九十多歲了，同樣的要赴到刑場被處決。這是殃及父母的例子。

回到我們自己的身上，這一章的經句我們常常要受持，自我檢點，自我檢討，我們做得夠不夠。這個恭敬，「居則致其敬，養則致其樂」，常都能體恤父母的感受，讓他們心中的苦悶能抒發掉，能多想一些高興的事情。「病則致其憂」，像現在國內疫情比較嚴重，有父母長輩染疫的，我們要竭盡全力看有沒有醫生可以協助，讓這個痛苦能夠減到最低。我們一了解這些確實行之有效的方法，趕緊來做。人在跟父母的相處，真的能把真心整個用出來，他的性德就不斷開發出來，這是一個人弘法利生的大根大本。我們對父母不能盡心竭力，說我們能為眾生盡心竭力，不大可能，「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，謂之悖德；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，謂之悖禮」。但我們不能，你看我對我父母挺好的。真正的孝子，他不會常常說我對我父母挺好的，還在標榜自己。會標榜自己挺孝順的人，那孝順還不夠。就像我們稱讚，比方說稱讚王希海老師，他們都是誠惶誠恐：沒有沒有，這都是應該做的。他不會掛在口上，我們常掛在口上，其實我們那個心境差真正孝子還有一段。而且人往往容易都是在強調自己好像做得比較好，忽略了我們不足的地方。比方說我都盡力讓我父母吃得很營養、很健康，可是我們讓父母不放心的這些壞習慣，我們有沒有盡力去改？真正孝順的人，他不願意父母再因為

他而擔心。所以我們有時候這個孝還是挑著做的，自己比較做得到的地方，去做；叫自己改習氣，我們不願意。

養父母之心，養父母之心不亞於養父母之身。一個修學的人，從小到大父母一直在不放心我們的那個性格跟習慣，我們改掉沒有？這個才是讓父母不要再操心了。所以後面這些行為，都會讓父母提心吊膽。我們的父母養育、教育我們，甚至培養我們走上學習傳統文化的路，甚至是希望我們以後弘揚傳統文化，我們假如不好好下功夫在格物上、在對治自己的習性上，現在我們內在的煩惱，包含外在的誘惑，都比古代多好多倍，我們假如不效法古人這些孝行，都能顧及到父母的身、心、智慧，我們是太容易順著自己的性情、習性來做事了。本來我們是要好好積功累德。印祖有說，父母最大的功德就是把下一代教好，因為他會奉獻社會，他會照顧人群，這個功德大。但這一句話我們從另一面看，假如我們學了之後沒有依教奉行，反而用習氣在處事待人接物，尤其我們身分又是學傳統文化、弘揚傳統文化，很可能別人因為我們對傳統文化反感，甚至是退了信心，這是有過失的，我們的父母也會連帶有過失。我們真正利益眾生，父母有功德。我們真的隨順習氣，處在上位驕傲、傲慢，聽不進人家的勸，我行我素，行為會愈來愈偏頗，最後會以身謗法。

所以這一段，我們雖然不是從政，可是我們在傳統文化的團隊裡，處在上位有權力，或者你是一個教學的人，絕對不能驕傲，不然會愈來愈偏。你處在下位，你隨順習氣，也會障礙很多正法的推展。我們不求有功，但求無過。有時候會看到團體裡做事情，還得遷就我們的脾氣、遷就我們的這些性情，那到底是來利眾的，還是來增加團體負擔的？所以「為下而亂則刑」。當然傳統文化的單位都比較溫和，有什麼問題，我們在正法團隊去造這些業，這些業的

果報都在三惡道，這不是開玩笑的，這個刑可能來世得要承受這些因果。「在醜而爭則兵」，我們容易批評別人，跟別人對立，常常我們的言談就造成人我是非，這個不好。弘揚傳統文化的團隊是統理大眾，修學正法，不能我們團體裡面是非人我還不輸給外面的團體，那不是把人都給嚇跑了？所以這種好勝、爭鬥，這些習氣都要調伏，不然很可能在團體還造成這個情況。父母費了這麼大的心血培養我們，來走這條路，假如最後情況是這樣，父母情何以堪？所以「三者不除」，這一句話就提醒我們，面對自己的壞習性要痛改，下定決心，不能因循苟且，得過且過，我們真的痛改習氣，父母看了安心、感動。

好，今天先跟大家交流在這裡，我們下個星期再從「五刑章」開始。謝謝諸位同學，阿彌陀佛！